

住了一周的院,出院后,急去公园走走。

人的创伤,心理的生理的,似乎到最后都需要回到自然,就像竹林七贤,就像陶渊明:少无适俗韵,性本爱丘山。久在樊笼里,复得返自然。中年不爱陶渊明者,应该不多吧?

最近刚看过著名作家、翻译家孔亚雷老师的《停云》,写的就是陶渊明。小说以互文结构拆解、拼贴陶渊明《桃花源记》《归去来兮辞》等文本,探讨陶渊明与“桃花源”的叙事秘密,解构传统文人的“隐逸神话”。拨开1600多年前的迷雾,孔亚雷的方式,或许更接近于真相。《停云》是小说,而我却觉得它饱含禅机。

当然,也可能不是这样,正如后世如果有人研究孔亚雷,或许会提到陶渊明,认为他们之间存在莫大关联。事实上,2016年初春,因朋友邀约,孔亚雷到莫干山山顶小住,在此完成译作《幻影书》结尾。当年便是在山脚下租屋居住。房子临湖,周边茶园。花园种花木,屋内堆藏书。如此冬日,他便烧柴取暖。鸟鸣啁啾,草木馥郁。每日五点起床创作、阅读、翻译。周末陪伴家人,打理花园、做咖啡、听唱片、欣赏画册,在湖边散步。在莫干山下,他完成了许多著作。莫干山就是孔亚雷的桃花源,也是他的禅。

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处桃花源,都住着一个陶渊明吧。陶渊明是不谈禅的,诗文却常有禅意。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,“云无心以出岫,鸟倦飞而知还”,都有禅心在。或者,最朴素的事物,最接近本质吧。

住院期间,隔壁老人兄弟八人,每人皆生子女若干,子女各生子女若干,是以病房内络绎不绝,一日甚至十七人,煞是热闹。老人看我,颇有得意色。一日朋友来探望,笑问:羨乎?妒乎?想了想,我还是喜欢简单,朴素。我怕应酬,哪怕应酬是出

第一次到山里的时候,中午吃饭,听到楼下有人大声喊:“妹婿,下来吃饭!”他戴着耷拉了半边耳搭子的锅盔帽,挽着烤火桶,在天井里扯着嗓子挥手叫我。

他是我老婆家一个房头的哥,住在河对面。

那是很隆重的一桌饭,菜一碗一碗地往桌上端。光豆腐就做出四个菜:豆腐丁、豆腐皮、千张、油炸豆腐果。大冷天,幸好桌底下一个炭火盆。老丈人怕我吃本地酒俗的亏,事先跟各位亲朋长辈打招呼:“我女婿不会喝酒,大家多关照,见谅!”但我见山里人热情,家里没有一个人端盅子(老丈人一家都不胜酒力),不像回事。于是说“我可以喝一点”,众人便起哄说我老丈人心疼女婿。中岩哥嗓门最大,酒过三巡,撸了锅盔帽子围着桌子找人划拳拼酒。不



听老人言,吃亏在眼前,我是一轮下来就醉了,上楼睡觉。

破 禅

董改正



赶海的人 李昊天 摄

自真心。夜里听见老人梦哭,不由心下愀然,人最终还是要一个人走的,正如他一个人来。可是,谁能做到“赤条条来去无牵挂”呢?

《红楼梦》第二十二回“听曲文宝玉悟禅机,制灯谜贾政悲谶语”,宝钗生日宴会上,听戏中鲁智深所唱曲,中有“赤条条来去无牵挂”一句,顿时触动了他的灵心。当晚便写下偈语和《寄生草》词作:“你证我证,心证意证。是无有证,斯可云证。无可云证,是立足境。”最终被黛玉以嘲讽喝回,破了禅,可惜了。也许,那块通灵宝玉,还想在这繁华人间多呆一会儿吧。不到绝处,谁愿意赤条条来去呢?

这么想着,走着,就到了九曲桥,忽闻腊梅香。循香进赏园,园中丝竹袅袅,几个老人在吹拉弹唱。花工正弄盆景。山谷碑林中,一人边走边读碑

林。我从碑林左侧入,径奔香浓而去。果然一树金黄,枝丫丫如同炸开,香气忽而迸溅喷涌,忽而袅袅如歌声。那种顶小的蜜蜂,嗡嗡地在花丛间飞舞,简直就像王阳明所说:“你未看此花时,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。你来看此花时,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。”这么多蜜蜂,似乎就是我想出来的。由这些小蜂陪着花,花也就不寂寞了。花会寂寞吗?便想起王维来。“木末芙蓉花,山中发红萼。涧户寂无人,纷纷开且落。”实在是太爱这首诗了。同样喜欢的还有那句:“行到水穷处,坐看云起时。”都有淡淡的禅意在。禅意是偏爱寂寞的,静生定,定生慧,慧生禅。

一旁的红梅还只是含苞待放。红梅树比腊梅更有姿态,疏影横斜水清浅,暗香浮动月黄昏,林和靖写的应该

是梅而非腊梅。腊梅不是梅。这两句被认为是写梅的千古名句,而我却不喜欢,以为比不上王安石的梅。印象较深的却是另两句:“霜禽欲下先偷眼,粉蝶如知合断魂。”我曾以为他错了,梅花开时,正是“悬崖百丈冰”,哪有粉蝶?不料去年我带几个孩子来看梅,正是雪后,还真看到了蝴蝶纷飞。

林和靖梅妻鹤子,那是有多么寂寞?他的心里,禅意当与暗香共浮动吧。

从碑林右侧出来,恰见碑林中的一首诗:“花气薰人欲破禅,心情其实过中年。春来诗思何所似,八节滩头上水船。”黄庭坚服老了,不过他的诗似乎没有年轻过。怪道有人说他学老杜,可老杜好岁年轻过,看:七龄思即壮,开口咏凤凰。钱钟书先生说宋诗强过唐诗,我觉得那是中老年心境。宋人诗到底比唐少了许多气象。黄山谷的诗,最喜欢的还是那句“桃李春风一杯酒,江湖夜雨十年灯”,有点老杜“岐王宅里寻常见”“落花时节又逢君”的苍凉顿挫。这是人生禅,谁也逃不了的。

碑林是黄山谷后人黄百新立的。十年前我采访过黄老,不知道现在可好。那时候他八十岁,号称自己是“八零后”,开开心心的一个小老头儿。每次想到他,总会想起黄永玉,他俩的性格还真像是像得很。黄永玉也写小说,可我更爱他的画。他写过一幅字:“世界长大了,我他妈也老了。”不由笑了。又想起他说:“我丑,但是我妈喜欢。”遂笑不可遏,心情开了,顿觉万物可爱。一旁丝竹骤歇,停箸看我。阿弥陀佛,罪过罪过。

没想到,花香未破禅,破禅的是我随性随缘的秉性。既然我已到这“昌明隆盛之邦,诗礼簪缨之族,花柳繁华地,温柔富贵乡”,那么且“安身乐业”,做一个如腊梅般心灵有香气的人,安安静静,于己有私,于人有益,这也是人生禅吧。

中岩哥

陈云东

很难讲到奶奶(媳妇),就在远方亲戚中抱养了一个孩子过来,传宗接代养老送终,就是这位中岩哥。

哑巴大父虽不能说话,但人极聪明,认识字(在他那个年代,跟他同龄的识字的很少)。他第一次见我,在一旁前后观察了半天,走过来朝我竖大拇指,拉着我的手在我手心写字,写的是:一户好人家!七十多岁了,腰弯成九十度,一手背后,一手拄着杂木棍,一拱一拱地走在春水泛滥的来榜河边的乱石小道上。

中岩哥生有一个儿子,中岩嫂子一直想要一个女儿。儿子三岁的时候,一天半夜,突然门外有鞭炮响,开门一看,门边一个箩筐,里面一个出生不久的女婴,包袱里一张写了生辰八字的红纸头。山里的旧习俗,哪户人家生了孩子不想养或者养不起,看中一户人家,就在夜里送到那户家门口,放个鞭炮引起人家开门,亲生父母会躲在黑暗处观望。如果这户人家愿意收养,就抱回家去了,如果不愿意,就关了门睡觉不管,亲生父母会把孩子再抱回去。这个孩子的家人一定是打听到中岩嫂子想要一个女儿。

这位哥跟我老婆家其实没有血缘关系,他是抱来的。对面大父(门房伯父)从小哑巴,爹爹(爷爷)看他

自从有了这个女儿,中岩哥很少喝酒了,很难听到他的酒后“逸事”。女儿经常生病,三天两头去医院,打针,吃药。到三岁边上,还不会讲话,走路也不稳当。有说是亲生父母知道孩子得病才送人的,也有说是生病吃药吃坏了。总之,女儿是个“好人”(山里人对脑筋有问题的人的叫法)。邻居劝中岩哥把孩子送回去,哥嫂不同意,大父也不同意。毕竟一家人亲手养这么大,阿猫阿狗也有感情的。

大父去世的时候,这个平时看不出悲喜表情的孩子呜呜哇哇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

一晃又十多年过去了。“好人”长大了。有好事者牵线给她讲了一户人家。中岩哥一家万分不舍地把女儿嫁了过去,可没过多久,对方又把她送回来了,且说了很多嫌弃的难听话,中岩哥大怒,拿起粪瓢把不讲良心道义的对方赶走了。女儿回家就哭,一家人都哭。

我每次回山里,都能看到坐在门口的上中岩哥的女儿。偶尔,老远就能听到她一声长一声短语音不清的长嚎。

中岩哥的头发白了,背也有点驼。但走起路来还是很有精神,一闪一闪的。他儿子娶了个贤惠媳妇,生了两个大头孙子,一个斯文内向,一个机灵活泼。

我于是又能看到满脸红光口喷酒味老远跟人打招呼的中岩哥。